













甲戌三月重定選九十篇



記 志 箴 試 書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一

吳興姚

鉉



記甲 到難附摠一十二首

古跡二

宋武受命壇記 張謂

風后八陣圖記 獨孤及

陵廟四

女媧陵記 喬潭 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 蕭定

晉東萊太守劉將軍廟記 許籌 縉雲縣城隍神記 李陽

水石巖穴五

曲江池記 歐陽詹 太湖石記 白居易 至丘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乳穴記 到難附 周夔

外物一

醉鄉記 王績

○ 宋武受命壇記

張謂

木子潮



辭嚴義

正大得體

裁

昔在王癸不道帝辛失德天命將改人心已去聖哲拯之曆數歸焉商湯所以革夏周武所以伐殷也至於太甲初放成王未長國步猶梗時屯尚虞忠賢處之名節存焉伊尹所以反正周公所以復嗣也元興之際義熙之間晉主中庸幸無桀紂之罪劉公大略遂有伊周之勲當其驅駕英雄芟夷僭偽南摧勁楚北破強燕電掃秦雍風清巴蜀三方爲我有四海爲已任誠能秉汾陽之志息漢陰之機牽率何劉同爲翊戴拍撫徐傅共致雍熙則元皇建業之都至今享殷周之祚劉后豫章之地至今爲齊晉之國而近希曹馬遠棄桓文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漢氏寬仁胤緒成大族劉公殘暴子孫無遺種天之報施其明徵乎則知握元符升大寶禮義得之者難絕志力得之者易亡使成如宋齊無足稱者況敗如莽卓豈勝道哉後之人運屬陵夷業崇經濟周爰故地殷鑒在茲唐永泰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建

○風后八陣圖記

獨孤及

物不終靜必受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於陽則飛龍戰大朴已散聖盜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力吞八荒爭截九有大者天柱折地維絕小者作慝廬山負阻中冀上帝憑怒下民是恤乃眷武德黃帝受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戎行之不修則師律用爽陰謀之不作則凶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廣戰術俾懸衡於未然察變於倚數握機制勝作為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僣神不忒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按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竒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魏之鶴列鄭之魚麗周成之熊羆昆陽之虎豹出匪以律我異於是既而圖成罇俎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戡黎於阪泉

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耀。鼎成龍至。去而上僊。於是遺風冥冥。時亡而圖存焉。於戲聖迹。長往神機。未昧酌其流者。猶足以決勝三軍。禦侮萬里。故項籍得之以霸西楚。黥布得之奄有九江。漢孝武得之攘匈奴。服甌越。東收獫狁。西拓大夏。然則聖圖幽贊。未始有涯。天寶中。客有爲韜鈴者。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勝敗之朕。在我股掌。天地之心。見於毫末。議欲獻諸策府。用廣武事。會天子以不戰爲師。無爲爲寶。則是圖也。興於多難。廢於升平。堙淪不書。盛德其沒。乃旌諸圖側。以爲三皇之故事。六藝之餘伎云。

女媧陵記

喬潭

登黃龍古塞。望洪河中流。巋然獨存。大浸不溺者。媧皇陵也。夫巨靈擘太華。蹠首陽。導河而東。以洩憤怒。雖有重丘大阜。險狹之口。固不漱之爲黃壤。汨之於旋波。不可復振。奔崩而下矣。女媧氏已然之後。豁爾之衝。天險束阨。風濤鼓作。乃能中乾外禦。特立萬年。

其憑神可知也。水無盈縮之度，陵有高卑之常，霖潦漲之，雨涖沒矣。於是乎不爲之小而就其深，旱暵滲之，孤嶼出矣。於是乎不爲之大而就其淺，非夫巨靈壯趾以固本，河伯高肩以承隅，胡然動靜如因其時，升降不失其則，羅浮二岳以風雨合離，蓬萊五山以波潮上下，不復故道，遂違常流，甚相遠矣。君子曰：夫能屠黑龍，涸九州，況乎一水之上，而自爲謀，夫能斷鼉足，立四極，況乎數仞之高，而自爲力，神人之易昧者，難知。密邇山谷，森羅物象，莽莽蘆渚，寧非止水之餘，嶄嶄石林，猶有補天之色。搖演空曲，精靈若存，且夫上無積草，表以孤樹，常感風氣，纖條悲鳴，若冥應，彤響鼓簧，而吹笙。由是憧憧往來，無不加敬。山有梅栗，關吏羞焉；水有菱芡，舟人奠焉。冢之木無或斬焉，陵之上無或抔焉。是則馨香已陳，而樵蘇自禁矣。故聖人取薄葬，去厚送，驪山之銀海，魚燈；虎丘之金精，龍劍；錮之其內，散之其間，適爲大盜之守，未足藏身之固。彼橋山帝丘，九嶷會稽，皆因山而墳，未聞其諸者。余謂媧皇受命在火，火

以示水谷不爲陵開門負固日用其力不然其隙地豈必封崇乎
是故觀而志之爲城冢後記

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

蕭定

有吳之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失之爲讓之
情同而興衰之體異何哉泰伯之讓讓以賢也故周有天下而吳
建國焉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喪邦焉或曰非所
讓而讓之使宗祀泯絕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斯可謂知存而不知
亡者矣夫治亂時也興亡運也故至至而不可卻終終而不可留
黃河旣濁阿膠無以正其色鹽池斯鹹弊葷不能匡其味與夫當
濁亂之世召力勝之戎讓與爭孰賢乎易曰知幾其神則季子之
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至於
聽樂辨列國之興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沒挂劍示不言之信避國
保無欲之貞故有吳之祀寂寥而延陵之饗如在玄風可想至德
興歎美之辭哲人其萎表墓著嗚呼之篆向微德仁兩至則夫子

閨壺句可見

唐時祠廟已

有後殿之說

漢張公神碑已

夫人三女列在堂

之向則祠廟中像

設夫人之事由未

久矣亦自唐始



不復歎焉。詳其精義，被物鈎深，致遠之旨，烏可究其津涯而窺其

牆仞哉。是知讓之為德，在於生靈，不獨其子孫明矣。國有祀典，人

懷永思，定忝列藩條，欽崇懿範，予以加敬。嚴乎闕宮，別閨壺之內

外，正眾神之序位，舊以泰伯之廟在於蘇臺，而制季子之祠像設

東面，非由典禮，諒無取焉。必也正名，於是乎在。祈報獻奠，誓幣宜

列於軒廂。春秋禮薦俎豆，當陳於正寢，俾觀像者識賢人之遺風

可律。審度者知經德之禮秩無差，末學陋辭，不足頌其休烈。寒來

暑往，敢用同於紀年。時大唐大曆十四年歲在己未八月戊戌朔

二十七日甲子記

晉東萊太守劉將軍廟記

許籌

將軍晉永嘉初守萊。種德藝政，萊人恩之。既歿，諸劉將西扶葬洛

萊。人曰：我萊不降數萬家，將軍子視我，我父母戴之。將軍於諸劉

天戚也。於我人戚也。天之戚也，寡而邈；人之戚也，衆而邇。安有捨

邇衆而歸邈寡哉。敢以數萬家之命，請於諸劉，遂之。於是散捧封

土趨持樹本。既墳于此。饗用春秋。禱災徼祐。餘靈影響。大中十一年四月癸巳。太守辛公肱去。太守姚公瑄未臨。籌以當道觀察支使。奏承空闕。到郡之三日。軍吏䟽拜。歷祠羣望。即日將軍祠在郡署之東。端簡肅入。乃見廟寢卑狹。畫像凋暗。既違有德。豈謂祭恭。乃命押衙兼修造使李公霸度木戒工。新此殿構。想像塑繪。居月而成。心非貿福者。將使有德者垂昆。無窮無德者警改操行。萊人受裕。當稔于茲。大中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記。

縉雲縣城隍神記

李陽冰

可見城隍之
祠唐時猶未
遍於天下

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風俗水旱疾疫必禱焉。有唐乾元二年秋七月不雨。八月既望。縉雲縣令李陽冰躬祈於神。與神約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大雨。合境告足。具官與耆羣吏。乃自西谷遷廟於山巔。以荅神休。

曲江池記

歐陽詹

水不注川者在藪澤則曰陂。曰湖在苑囿則爲池。爲沼。苑之沼。囿

之池力墾而成則多天然而有則寡茲池者其天然歟循原北峙
迴岡旁轉圓環四而中成坎窞窅窅港洞生泉喻源東西三里而
遙南北三里而近當天邑別卜繚垣未繞乃空山之樂曠野之秋
然黃河作其左壑清渭爲其後流裒斜右走太一前橫崇山濬川
鈎結蟠護不南不北湛然中渟西北有地平坦彌望五六十里而
無窪坳紫蓋疑而不散黃旗鬱以常在實陶鈞之至造化之工沙
汰一氣之辰財成六合之日旣以礪确外爲寰宇敞無垠堦以居
億兆又選英精內爲區域束以襟帶用宅君長若人斯生支體具
矣有心以繫其神焉若堂斯考廊廡設矣有室以處其尊焉彼如
紫蓋黃旗之氣蓋陶鈞造化者用宅君長英精之所邪夫物苟相
表裏製必同象泚夫外則廓以靈海導夫內則融乎此湫歷代帝
王未得而有豈降巢室土之後聯綿千百之代建卜都邑不欲合
夫天意而居乎將天意尚同根深蒂固可與終畢者而命處乎故
涸於有隋比我皇唐之存孕詔其季主營之以須焉揆北辰以正

方度南端而制極墉隍劃趾勾陳定位地迴帝室湫成厥池旣由
我署纔成伊去真主巍巍龍蟠虎據爰自中而軌物取諸象以正
名字曰曲江儀形也觀夫妙用在人豐功及物則揔天府之津液
䟽皇居之墊隘潢汙入其洞澈銷涎瘳以下澄汗廬隨其佳氣蕩
鬱攸而上滅萬戶無重腿之患千門就爽塏之致其流惡含和厚
生蠲疾有如此者皎晶如練清明若空俯睇沖融得渭北之飛鴈
斜窺澹泞見終南之片石珍木周庇竒花中纏重樓天矯以縈映
危榭巉巖以輝燭芬芳蔭潛滉漾電熒疑煙吐靄泛羽游鱗斐郁
郁以閑麗謐徽徽而清肅其涵虛抱景氣象澄鮮有如此者皇皇
后辟振振都人遇良辰於今月就妙賞乎勝趣九重繡轂翼六龍
而畢降千門錦帳同五侯以偕至泛菊則因高乎斷岸被楔則就
絮乎芳沚戲舟載酒或在中流清芬入襟沈昏以滌寒光眩目貞
白以生絲竹駢羅緹綺交錯五色結章於下地八音成文于上空
砰鞀沸渭神仙奏鈞天於赤水黥藹敷俞天人叟雲霓於玄都其

洗慮延歡俾人怡懌有如此者至若嬉游以節宴賞有經則纖埃
不動微波以寧熒熒亭亭瑞見祥形其或淫酒以情泛覽無斃則
飄風暴振洪濤噴射崩騰駱驛妖生禍覲其棲神育靈興善懲惡
有如此者某幸因受遣觀光上國身不佞而自棄日無名以多暇
詢竒覽物得之於斯矚太始之玄造訪前聞於碩老天生地成之
理識之於性情物儀人事之端徵之於耳目夫流惡含和厚生蠲
疾則去陰之慝輔陽之德也涵虛抱景氣象澄鮮則藻飾神州芳
榮帝宇也洗慮延歡俾人怡悅則致民樂土而安其志也棲神育
靈興善懲惡則俗知所勸而重其教也號惟天邑非可謬創一山
一水拳石草樹皆有所謂茲池者其有謂之雄焉意我皇唐須有
此地以居之有此地須有此池以毗之佑不仁之亭毒贊無言之
化育至矣哉以其廣狹而方於大則小矣以其淵洞而諭夫深則
淺矣而有功如彼有德若此代之君子蓋有知之而不述令民無
得而稱焉輒粗陳其旨刊諸岸石庶元元荷日用之力也貞元五

年歲在己巳夏五月十有五日記

太湖石記

白居易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書，嵇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今丞相竒章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衆皆怪之，走獨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以司徒保釐河雒，治家無珍產，奉身無長物，惟東城置一第，南郭營一墅，精葺宮宇，慎擇賓客，性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與石爲伍。石有族聚，太湖爲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僚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鈞深致遠，獻瑰納竒。四五年間，纍纍而至。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拗秀出如靈丘，鮮雲者有端儼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緝潤削成如珪瓚者，有廉稜銳劒如劒戟者，又有如虬如鳳，若跬若動，將翔將躡，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攫將鬪，風烈雨

晦之夕。洞穴開噎。若欲雲歎。雷疑疑然。有可擎而畏之者。煙霽景
麗之旦。巖峯靈霽。若拂嵐撲黛。靄靄然。有可狎而翫之者。昏曉之
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翫縷族縮。盡在其
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爲公適意之用也。與公
迫觀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渾疑結。偶然
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
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竒騁怪。
爲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
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邪。將尤物有所歸邪。孰不爲而來邪。必
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
刻于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後。
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覩斯
石。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會。昌三年五月丁丑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坳爲嶼，爲嵒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恬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游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綵，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曰奉壹。

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眊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邪？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

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絜，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誦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力，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到難

周夔

天子握乾符之六歲，末秩臣羽皇客于南裔，水浮溟波，陸上青山。或時晝短，宿在林壑，繇是嵐溪煙嶠之勝，得滇陽之石室焉。兩崖卷束，勢合如屋，屏顏百間，開待朝旭，峭然嵐壁，宛矣倦躅，羽容霓色，霏遶瑤局，加上戴霄峯，中流晴溪，碧瀾之下，寸寸秋色，若夫崆峒見月於半夜，翠竇有雲於朝日，乳枝疑斷而磬落，松籟踈風而瑟續，不書其奇可知矣。於戲，斯室斯溪也，與夔古同出，野夫樵

子無日不到冠劍百族代誰知之使靈室煙霞寂漠無主龜山挹
 玉堂之會瑶池宴王母之觴彼何人邪秋九月有釋氏子智捷聞
 於褻落持律第一探得是室亟言於上谷侯君侯君名著字伯昭
 德門之裔也宰於滇陽嶰筐范綏之政行焉事歸條貫官有餘日
 初與三四賓客游焉既昇于室皆踞盤石注目峭絕壑形渠渠忽
 驚呀豁危起騰立背倚青壁久而不寧掬谿飲水稍稍神定噫乎
 古之王文考何平叔不值斯室也向使值之必為之賦廣言磅礴
 洞蕩垂文雄傑則靈光景福不得獨豪矣大凡人間跼束難有閑
 日瞻彼石室嗣子之到者誰邪上谷交親同辭舊山者京兆韋君
 長文時為南都曹掾手持密轄杳在蓮府緬昔泉石俱為逸人張
 琴寫古以彈操語默不歌而飲酒簪纓軒冕浮雲也今日煙霞林
 壑思同甚難故礪室琢壁顧余以到難命篇上以俟羣仙之降次
 將遲京兆之游些

京兆韋長文上谷侯著河南史傑清河崔存慶存範蘭陵蕭及上

谷侯從直清河張君奭張甫釋澄雅敏捷明則成文後一月琢石
又一月儒釋侶十四人同游立之

醉鄉記

王績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
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
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干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鼈雜
處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游其都歸而杳然喪
其天下以爲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爲千鍾百壺之獻因
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
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羲和弃甲子而逃翼臻其鄉失路而道天故
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昇其糟丘階級千仞南向而望
卒不見醉鄉武王得志于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
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乎秦
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

陶淵明等十數人並游于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為酒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余將游焉。故為之記。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一

嘉慶乙丑七月。榜國遣暑。

是月阮堂定選三篇。主人遣將書辦回話。

甲戌家居三月。望月而後重晚定選九篇。是日蜀生楊經昂求為其兄繼晚作傳。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二

吳興姚

鉉

筭

記乙 摠一十一首

府署

中書政事堂記 李華

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 舒元興

御史大夫壁記 李華

御史中丞壁記

東都留臺石柱記 趙曄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權德輿

監察使壁記 柳宗元

祕書郎壁記 權德輿

四門助教壁記 柳宗元

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劉禹錫



此記皆言于
否而不亡
令人見以可多
否之士則施而
去之此其致亦見
于政可矣政之為
物少而多否
者也

問國庠記 舒元興

中書政事堂記

李華

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无忌起復授司空房玄齡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於君逆道於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移之兵不可以擅誅權不可以擅施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剥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紊不賞削紊不封聞荒不救見饑不驚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罇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鳩

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狄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變理化爲權衡。論思變成機務。道變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書史有名。可以爲終身之誡。無罪記云。

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

舒元興

王者執生殺之柄。造天下使百度順而已矣。其或不順。與順而不得其度者。皆屬於御史府。府之動靜。爲朝廷紀綱之職。與百司絕類。蓋百司坐其署。但專局而已矣。入於朝。與啓事於丞相府。亦不出乎其位。是以朝罷而各復其司。以無事於朝堂。與中書也。若御史臺。每朝會。其長摠領屬官。謁於天子。道路誰何之聲。達于禁扉。至含元殿西廡。使朱衣從官傳呼。促百官就班。遲曉文武臣僚列於兩觀之下。使監察御史二人立於東西朝堂。輒道以監之。雞人報點。監者押百官由通乾觀象入宣政門。及班于殿庭。則左右巡

唐制御史中丞
丞以呼唱入殿

使二人分押於鍾鼓樓下。若兩班就食於廊下，則又分殿中侍御史一人爲之使，以莅之內謁者承旨，喚仗入東西閣門，峨冠曳組者皆趨而進，分監察御史二人立於紫宸屏下，以監其出入。爐煙起，天子負斧扆聽政，自螭首龍池南屬於文武班，則侍御史一人盡得專彈舉，不如法者由是吾府之屬入殿內，其職益繁，其風益峻。故大臣由公相已下，皆屏氣竊息。注萬目於吾曹，吾曹坐南臺，則綜覈天下之法，立內朝，則約繩千官之失，百司有滯疑之事，皆就我而質。故乘輿所在，下馬成府。釐朝廷之綱目，與坐臺之判決者，相半。是以御史府故事於中書之南，常有理所。先時惟中丞得專寓於尚舍一院，若雜事與左右巡使，則寓於西省小胥之廡。下遇大朝會時，吾屬皆來，則忿懣於雜事，巡使之地，既寓於小胥，則我實客也。每亡事而去，則主人必坐而入，諠譁狼藉，其態萬變。向之霜稜盡爲涕漣矣。豈吾君以天下綱紀屬之於我之意邪？上元二年，侍御史劉孺之作直廳記，初拜儀云：謝宰相訖，向南直省院。

候端長又入中書儀云到直省院入門揖端公訖各就房嗚呼以御史之重以前時作者之記恬然以直省院爲記君子未嘗有非之者有羊之神何其賢而不光邪聖唐大和三年己酉歲天子擢尚書吏部郎中河南宇文公爲御史中丞詔下之日不仁者相弔御史府新例知雜事一人中丞得以選於廷臣河南公旣拜之日上言請尚書司勳郎中瑯琊王君以自輔識者曰河南琅琊同心異質之人也心苟同雖堅金可斷於御史乎何有他日雜事果以寓直省院爲歎廼議於中丞深樂之昂持啓於中丞曰此前日之闕也中丞能爲之豈直栢署之光乎實羽儀吾府之多也皆佐其意事得聞於上上曰良有是乎俞其請如響即詔度支出錢百萬以資焉乃於政事堂直阡之南選地以作之中書之南實天下會計之地不容咫尺之隙非雄重清切之司於此豈容足乎我是以得制焉舊中丞院在西與西院相絕遂以其地易大京兆院合爲三院東西四十六步南北四十步由東爲首其一爲中丞其二爲

雜事其三爲左右巡使若中丞升爲大夫改官不改院若三院必
朝集臺院附於雜事殿察附於巡使其名摠號爲御史臺中書南
院院門北闢以取其嚮朝廷也其制自中書南廊加南北爲軒入
院門分東西廂爲拜揖折旋之地內外皆有廡蟠廻詰曲矚之盈
盈然梁棟甚宏柱石甚偉椽欂椳椳麗而不華門窓戶牖華而不
侈名木修篁竒葩秀實若升綠雲若編青籬以至於几桼筆硯簾
幌茵榻果籩茗器皆新作也從官胥士役夫走馬勾稽按牘飲食
休息之地皆得其所若百官之請事羣吏之叅謁入吾門將抵伺
於屏者見吾軒堂堦闈之嚴固不俟戒而自肅爲此者何尊天子
也吾府爲天子耳目宸居堂陛未有耳目聰明堂陛峻正而天子
不尊也天子尊未有姦臣賊子而不滅也姦臣賊子盡滅矣可以
自朝廷至于海隅蕩蕩然何所不理哉吾之作豈是志小者近者
之心邪謹按高宗天皇帝作大明宮將二百年矣當時有司經
度曾不是思將以待我而作我之所以作蓋前補二百年之遺事

後貽千萬年之不朽。搢紳觀者命爲御史北臺。聞者謂之知言。君子曰：移中丞雜事。今之心於大柄。天下豈有遺事哉！其備于寮屬。得聞君子之論。且承公命其記。於是乎書。乃題中丞雜事。洎三院主簿官封名氏於其後。以爲一時之盛事。大和四年歲次庚戌八月十六日丁巳記。

○御史大夫壁記

李華

君以文明照臨百官。官糾其邪。職在邦憲。由京師而端下國。王化所繫。不惟威行。御史大夫其任也。用捨決於天心。得失震於人聽。舉直措枉。果而不撓。則公卿屏氣。道路生風。率其屬以正于朝。瞻我衣冠。不仁者遠。苟異於是。爲君子羞。政之雄雌。與德輕重。故名公在位。天下仰賴。焉秦官有御史大夫。在漢爲三公。職副丞相。丞相關則大夫遷。或名司空。或名舊號。史足徵也。議大政必下丞相。御史其廷署。古曰府。近曰臺。其衣冠章綬品秩。所視載於甲令。聖朝臣唐虞高尚之賢。內周漢不賓之俗。登人於五福。薦樂於九歌。

帝德廣運而瑞草生天威震動而神羊至故柱石骨鯁之老更拜焉距義寧至先天登宰相者十二人以本官參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者四人藉威聲以稜徼外按戎律者八人官或改稱大司憲臺或分爲左右肅政罷置不恒從其宜也開元天寶中刑措不用元元休息由是務簡益重地清彌尊任難其人多舉勲德至宰輔者四人宰輔兼者一人故相任者一人兼節度者九人異姓封王者二人尊號加孝德之明年樂成公自尚書左丞兼文部遷崇德也昭融禮經嗣續文雅張紳友山甫將明風度可以師長人倫動靜可以訓齊天下喬岳鎮定嘉量平均心爲百行之宗體備四時之氣雅有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樂成有焉至若教行於無訟之前慮辨於未萌之始未萌而慮則求煩不獲無訟而教則何用不臧寬細瑕爲大體復故事爲新政小人畏法君子夷心無隱情於國家無愧辭於神道堂堂乎大雅之素也初廳壁列先政之名記而不敘公以爲艱難之選將俟後人謂華嘗備屬僚或知故實

授簡之恩至屬辭之藝寡無以允副非常之待所報者直質而少文天寶十四載六月十五日記

御史中丞壁記

皇帝授天明命垂五十年大道成俗黎民於變百官設而無事三辟存而不論振古未然也猶以爲成歲資于降霜律人本於持憲憲司之拜尤覈名實王猷其遠乎夫察風俗平冤滯蹈邪佞延俊賢云誰司之職惟御史御史亞長曰中丞貳大夫以領其屬士丐爲伯游之佐司馬乃令尹之偏古之制也漢儀大夫副丞相以備其闕參維國綱鮮臨府事故中丞專焉意者殄凶人之豪挾君子之道各行其志無所牽束行止與大臣絕位指顧則周行振聳政體宜之晉宋元魏以還無御史大夫由是中丞威望愈尊禮有加等如火烈烈如霜肅殺不可犯也屬時清無獄朝尚寬政行葦忠厚王化根源周室仁及草木而愷悌流乎頌聲漢文好黃老而公卿恥言人過舉盛德則儀形著矣焉用察察缺缺以恟生人哉欲

以此道行於軍旅故東西幕府皆兼大夫餘軍多假憲司之號聖
皇之志也天寶中君臣於道德之間又新其化以尚書左丞張公
爲大夫太府少卿庾公爲中丞天下翕然名教知勸大夫睦中丞
也羽翮得清風之助中丞奉大夫也律呂本黃鍾之宮耆儒碩老
罕云遇此盛矣公中和備體沈潛經德易直且武溫文而清遵王
路以整多方由夫身而貞百度此外盡餘事也古之制記者先諸
德而後諸事至若命官之始省復之代名號冠綬之差祿秩位負
之數辭尚體要况皆知之今不書省文也華昧學淺藝承命維谷
羣言之首非所克堪然故史也勉以酬德天寶十四載九月十日
記

東都留臺石柱記

趙曄

天垂象聖人則之故星有執法職有持憲皆鐵冠繡衣直指不阿
俾在位者肅如也日者天子在鎬庶官分守於是乎有留臺所以
上至中司鸚峙都邑夫洛陽有明堂辟雍太倉武庫郊廟百祀邦



畿百役有不如法得舉劾之至若密網峻威微文深詆衆所嚴憚
 愈於京師蓋由臨之者專也奉之者一也專則權有獨斷一則政
 無多門前達以之立名於此暨皇運中興與人休息雖風移代變
 煩簡則殊而舉直措枉典刑猶在殿中侍御史河東薛公朝之望
 也復修舊職凜然生風秦官漢儀斯不替矣乃篆石題記使人不
 遺聊紀於近庶昭厥德始自乾元歲掌留務者次而書之以垂于
 後大曆八年月日記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權德輿

漢朝尚書郎辨章制度主文書起草之任東漢方冠以名曹用諸
 曹功超卓者轉遷選部魏晉已還其任寔劇國家紀律昭明官循
 其方凡薦紳之倫未命爲大夫者滿歲皆調於轂下啓事賦祿必
 先有司初上元中天官趙郡李敬玄號爲稱職以覆視官簿差次
 裁成端本肇末得不重煩乃請外郎一人顓南曹之任其後或詔
 同曹郎分主之或詔他曹郎權居之皆難其才而慎其舉也大抵

膺是命者必屬耳目焉。以其公是能否之間不可遏也。以事之委會吏之奇衰。因緣詭故。中若市道。居之者通則闕。略守或刻深苟。成績於是則翰飛不暇。登二掖。贊六職。得之夷易。疾若傳置。太原王仲舒字弘中。溫毅廉直。清方敦實。風槩姿材。邁乎羣倫。貞元十年冬。繇諸侯部從事。賢良對策。歷左右諫。列儀曹。考功郎。十八年。實受斯命。類能故也。於是用堅明忠恕。循理官業。程品具舉。尤違自絕。然後以之質於冢宰。小宰。罷遣者不讎。受祿者不誣。恢恢然投其虛而銛刃不頓。君子以弘中之道爲折中矣。昔春秋書士穀曰。堪其事也。魯語曰。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今因官署而舉事任。春秋丘明之志也。至若龍朔咸亨。改復之說。此皆不書。

監祭使壁記

御宗元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祠。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

監祭使寶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
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
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者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
敬事於宗廟者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
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
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
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
日咸至于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粢盛
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于庖厨鍾鼓笙竽琴瑟戛擊之樂篳篥
綴兆之數必具于庭內樽彝壘洗俎豆醴苴之器必絜于壇堂之
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咸引數其實設
筮朴于堂下以修官刑而羣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牘于几上以嚴
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昇立于西階之上以待卒
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終之以

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于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
 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廩之實畢備而聽命焉舊以監察
 御史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闕予班在三人之下
 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
 事益理制令有不宜于時者必復于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為記求
 簿書得為是職者若干為書記

○ 秘書郎壁記

權德輿

按六典秘書郎四人從六品上分掌四部書以甲乙丙丁為之目
 昔漢武帝聚天下文籍於庫內謂之中秘書魏晉之際秘書與中
 書或分或合故云職近日月宜居三臺之上丞郎之任與南宮相
 亞歷代辨論與時輕重國初思漢廷延閣之制薄江左貴游之選
 始以岑江陵虞永興褚河南迭為之厥後彬彬多文學之士然則
 先王之法志官師之訓典九流百氏如貫珠然學與仕皆優而還
 相為用者其在茲乎今年春榮陽鄭君具瞻自涇陽尉承詔授任



鄭君質重而有敏行。坦夷而含明識。且今中書相君之令弟也。方以結綬滿歲。調於選部。言吏資者積三遷而後至。今超居之。有以見擇賢審官。與怡怡綽綽之道。爲盡美矣。在晉鄭默領中外三閣。始刪煩文。而朱紫不雜。開元初。君之王考穎川府君。叔祖刑部府君。皆繇禮官。博士繼登其任。諸父諸兄。或解巾以司讎校。或決科而登館殿。含章筮仕。多在於斯。猶相公武公之代。爲卿士。蓋善於其職。而宜之義也。謂鄙人嘗學舊史。能知書府官業之所繇。是俾編次郎位。彰施屋壁。時貞元庚辰歲秋七月記。

四門助教壁記

柳宗元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傳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德。入西學。以貴義。入北學。以尊爵。賈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爲大教之官。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

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中立學于四門置助教二十人
隋氏始隸于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于太學又省至三人貞
位彌簡其官尤難非有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
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爲胄子者及庶
士庶人之子爲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
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榎楚之政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
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
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于朝者
賀秘書由是爲博士爲散騎由是爲左拾遺舊制與拾遺爲八品
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旣成經籍少聞有司
命太學之官頗以爲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恥爲學官至是河東
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閩中歐陽詹又繼之是
歲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爲異余與立同祖爲與武公
同升於禮部與歐陽生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

余故爲之記而由夫三子者始乎尔

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劉禹錫

初大曆中名儒張叅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繇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束而歸于大同揭揭高懸積六十載崩剝污蟻泯然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于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學上言遽賜千萬時祭酒嗥實尸之博士公肅實佐之國庠重嚴過者必軼遂以羨贏再新壁書懲前土塗不充以儔乃折堅木負墉而比之其製如版牘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絜滑皆施陰關使衆如一附離之際無迹而尋堂皇靚深兩屋相照申命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揆日懸其業而繕寫焉筆削旣成讎校旣精白黑彬班瞭然飛動以蒙來求煥若星辰以敬來趨肅如神明以疑來質決若著蔡由京師而風天下覃及九譯咸知宗師非止服縫掖者鑽仰而已于是學官陳師正等暨生徒凡四百二十有八人請金

長卿接遊札
韓柳遊札
皆有露霞之
潤

石刻且歌曰我有學宇既傾而成之我有壁經既昧而明之孰規
模之孰發揮之祭酒維齊博士維韋俾我學徒弦誦以時切切祁
祁不傲不嬉庶乎適人來采我詩時余爲禮部郎凡警宗之事得
以開決故書之以移史官宜附于文志

問國庠記

舒元輿

先王建太學法以教國胄子欲馭人歸義府也故設官區掌嚴大
其事明公侯卿大夫必由是而出某既求善藝於闕下謂今之太
學猶古之太學將欲觀焉自以爲下土小儒未嘗覩天子庠序欲
往時先三日齋沐而後行行及門下脫蓋下車循牆而趨請於謁
者曰吾欲觀禮於太學將每事問之於子可乎謁者許諾遂前導
之初過於朱門門闔沈沈問曰此魯聖人之宮也遂拜之次至于
西有高門門中有厦屋問之曰此論堂也予懼其鴻學方論不敢
入導者曰此無人乃虛堂爾予感之遂入見庭廣數畝盡墾爲圃
矣心益惑復問導者曰此老圃所宅子安得欺我邪導者曰此積

年無儒論故庭化爲廢地久爲
升堂堂中無机榻有苔草沒地
意復爲導者引又至一門問之
如入論堂俄又歷至三館門問
其庭其堂如國子其生徒去聖
樂國之洪源也濬其源天下可
唐堯知其如此亦先命廷臣典
下之屋皆可封及夏殷時其孟
自室之時天下之屋皆可誅至
虞之道行七八百年而付仲尼
憲章之發於鄒魯張於洙泗上
室者升堂者及門者散滿天下
曰周孔之教不敢妄動以此則
之室其源源未絕而已自絕於
天下矣漢初纔息于戈復濬其源

而後生公孫弘倪寬卜式之徒並出維持戰爭之漢二百年間無所失隊皆周公仲尼之力也。國家用于戈取天下其道正於漢氏及闢儒宮立素王祠設學官命生徒崇盛館宇固亦不下漢氏然自寇生幽陵軍旅之事始勝俎豆故太學之道不得不衰涼今皇帝傳大寶七祀生獻吳淠蜀禪於郊廟梟夏逆首亟路姦師拔魏世家此用兩階之舞可謂至矣。今溟澥無波兵器可以蒙之虎皮矣乃大修周公仲尼之道之時也而太學且猶衰涼之若此豈非有司之不供職邪羣公卿士之不留意邪不然何使巍巍國庠寂寞不聞回也賜也說釋道義之聲雖館宇雲合鞠爲荒圃可謂大國虛設以自欺也愚甚不取且懼周公仲尼之道沒墜於泉遂記其所荒之大略以喻有司

嘉慶乙丑七月 標園 是月既望定園六篇

甲戌三月重定六篇是日深陽來信云二兄膏受代矣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二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三

吳興姚

鉉

纂

記丙 述附摠一十二首

府署

鄆州刺史廳壁記 馬摠

湖州刺史廳壁記 顧况

吉州刺史廳壁記 皇甫湜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結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溫

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 附盧子駿

池州重建大廳記 竇滂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廳壁記 李翰

徐濠泗三州節度掌書記廳壁記 韓愈

江州司馬廳壁記 白居易

吉州廬陵縣令廳壁記 皇甫湜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壁記 歐陽詹



鄆州刺史廳壁記

馬摠

此記嚴重恐

是昌黎所

代筆也

唐受天脩命用古道理仁覆德載與二侔大弘煦不冒與三並曜
 繼明嗣睿萬葉其始于十一聖聖謨熙載于祀其初于十四歲歲
 二月丁巳平巨寇復齊魯地三月己丑乃命臣摠授節分閩撫安
 餘衆且理于鄆而觀察曹濮故荷皇澤來濯汗俗人既沐浴咸以
 絜清物無夭傷各遂性命不化不楸楸感聖德也豈待守臣施
 諸政術而革訛止謬乎于以見周公太公之遺風仲尼之禮教有
 所不泯者焉何以言之先是元兇事猶未順惟此邦衆尚或率從
 及顯逆謀多不爲用其所寵任皆亡命之徒與皂隸耳故義聲一
 呼厥衆咸應乃知斯人可與爲順不可與爲逆此其明驗歟夫州
 郡廳事之有壁記雖非古制而行之已久其所紀者不唯備遷授
 書名氏將以彰善識惡而勸戒存焉其土風物宜前政往績不俟

咨者訪耆搜籍索圖一升斯堂皆可辨諭原茲邦域其來遠矣曰
 太昊之墟曰魯之須句曰漢之東平曰今之鄆州其地一也武德
 中為揔管府亦為都督府而蔣曹戴濮充五州隸焉貞觀初廢府
 復為州八年始自鄆城移於是就高爽也自逆帥攘據罔率訓典
 改易昇降名稱溷淆蓋無取焉今以平寇之初魏博田公奉詔權
 兼勾當則位同正牧且晝為首亦春秋始魯隱公賢之也其國初
 已來刺史名氏及遷改之次既遭茂棄難以究詳訪諸史官異日
 備于東壁時聖曆元和紀號已亥直歲十二月己卯檢校禮部尚
 書兼鄆州刺史御史大夫馬揔記

湖州刺史廳壁記

顧況

江表大郡吳興為一夏屬揚州秦屬會稽漢屬吳郡吳為吳興郡
 其野星紀其數具區其貢橘柚織縞茶紵其英靈所誕山澤所過
 舟車所會物土所產雄於楚越雖臨淄之富不若也其冠簪之盛
 漢晉已來敵天下三分之一其刺史公革不同或稱太守或稱內

史或稱都督他州。或否。如魯史。晉乘。侯牧一也。其鴻名大德。在晉則顧府君。秘子衆。陸玩。陸納。謝安。謝萬。王羲之。坦之。獻之。在宋則謝莊。張永。褚彥回。在齊則王僧虔。在梁則柳惲。張謨。在陳則吳明徹。在隋則李德林。國朝則周擇從。令聞也。顏魯公。忠烈也。袁給事。高謙正也。劉貞外。全白。文翰也。洎于頓大夫。作塘貯水。溉田三千頃。今使君辭也。唐景皇帝七代之孫。先公尚書先公大夫。弈葉之勲。有功於民。公實嗣之。孔悝銘鼎。天下重器。天王褒拔于公。襄陽節度李公。陟當道觀察。統諸道鹽鐵轉運。二牧旣陟。惟公盤桓。鴻鵠不飛。飛即摩漢。其通者復。其危者安。其憂者泰。所謂善緝。於是拓郭。糴萊。就便除害。政之餘力。作消暑樓於南端。復亭署於白蘋洲。聿興廢土。光明敞豁。湧出谿谷。其舊記吏部李侍郎紆撰。其圖經。竟陵陸鴻漸撰。使君命況。摠兩家之說。倣洛晉宋。訖于我唐。凡一百九十七人。及歷代良二千石。儀形略也。鋪張屋壁。設作存歡。竦神告民。春秋不朽之義也。貞元十有五年十二月。哉生魄華。

陽山顧況述

吉州刺史廳壁記

白玉甫湜

自江而南吉爲富州民朋吏囂分土艱政蓋以近歲適茲不幸紹繼無狀大官以降爲者羞薄而不省務子弟以恣其授者侵欲而不顧法州遂瘡痍御史中丞張公歷刺縉雲尋陽用其清白端正之治詔書寵襲賜以金紫移莅于吉下車之初視簿書曰簿書禁如絲視胥吏胥吏沸如糜召詰其官皆眊然如醒登進甘六民皆茶然而疲公噫貽良久於是大新其典爲之開之以修省簡便鍵之以勤彊練密凡事從宜處約以躬率之省費一倍法防旣周銖兩之茲無所容墨俗斯息單民得職威令神行惠利川流未及再暮庶富而教至於無事百姓扶老提穉載路而歌曰昔吏諛諛今更簷簷公能馭之雄亦爲鈺距亦爲廉始繼而若終優以恬昔民嗷嗷今民哈哈公能撫之鰥寡有怡流亡旣來徭稅先具汚茨盡開嚮覆官倉倉無斗糧公來幾時積粟埋梁嚮閱官庫庫無尺縑公來幾時

山積層層。瑞露溶溶。降味公松。瑞蓮猗猗。合蒂公池。公有異政。神之祚之。民歌路陲。異聞京師。天子明聖。恩光遠而於是。掾吏將卒。趨伏固請。願書于公堂之北壁。夫堂壁有記。本以志善。悛惡名氏。遷次末也。矧東西之舊。則備今用。絕編以首。能爲政垂爲後式。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結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民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政刺史。或有貪猥。憊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爲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姦惡疆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廩而已。徧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二公。惡有不堪說者。故爲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已來。諸公改授。遵絀年月。則舊記存焉。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溫

壁記非古也。若冠綬命秩之差，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辨，則有圖牒。在所以爲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列賢不肖，以訓于後，庶中人已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異於是。或誇學名數，或務攻爲文，居官而自記者，則媚已，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旨，蓋委地矣。賢二千石，河南元結，字次山，自作道州刺史廳記，旣彰善而不黨，亦指惡而不誣，直舉胸臆，用爲鑒戒。昭昭吏師，長在屋壁。後之貪虐放肆，以生人爲戲者，獨不愧於心乎？予自幼時讀古循吏傳，慕其爲人，以爲士大夫立名於代，無以高此。前年冬，由尚書刑部郎中出爲此州，雖履刺自課，而未能逮其意也。往刺史有許子良者，輒移元次山記於北牖下，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時號君子之清者，益此孰視焉，而莫之改，豈是其難乎？予也，曾安知乎他，即命圻而書之，俾復其舊，且爲後記，以廣次山之志云。

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

盧子駿

客有自濠梁來者途訊之曰濠梁之政何如客曰今刺史彭城劉公始受命至徐方與廉使約曰詔條節度團練兵鎮巡內州者悉以隸州今濠州未如詔條請如詔條廉使多稱軍須卒迫徵科若干不如期以軍法從事皆兩稅勅額外也自今請非詔勅不徵廉使曰諾濠州每年率供武寧軍將士糧一十萬石斗取耗一升送廉使州自取一升給他費吏因緣而姦盜則三倍矣自今請准倉部式外不入廉使曰諾劉公至止堅守不渝由是州無他門賦無橫歛人一知教熙熙然如登春臺矣濠在戰國時為楚地天文記今在牛斗分野楚俗好巫而信鬼死者其親戚不敢穿斂事葬相傳立小屋號曰殯宮焉雖在城郭而為之有土木者有棺襯分坼骸骨縱橫者不獨庶人而士大夫惻然曰非禮也吾忍不導之邪下令曰某月有明地葬者笞二十鰥寡孀獨力不任者絕嗣無主以俸錢為營之訖事人無犯令野無殯宮焉

臺棺 歸然
 劉公
 其家不闕
 刺史
 劉公

今日能以禮導邦人且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奈何宿昔
濠之人不藏其父子昆弟邪又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奈何
宿昔濠之人不以禮葬其父子昆弟邪又曰延陵季子葬其子仲
尼觀之曰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歛以時服奈何宿昔濠之人喪其
父子昆弟不葬子於土中邪又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奈何
宿昔濠之人不歸其父子昆弟之形于地邪劉公教生者以禮示
之日月信也恤死者以仁除其暴露義也合此而智以成之難乎
哉余耳得客之言不浹旬適至濠上自覩其事秉筆者不載余懼
夫識者譏焉劉公治郡嘉績長美詳舉則繁也亦取大遺小之義
耳其書以備太史氏采錄焉

池州重建大廳壁記

竇滴

毗巢虐池之二年。滴自平原郡得此郡。其始至也。無屋宇城壁之
事。無市井人物之類。瓦礫凹亞。相覿雜視。一之月。檢訪鄉籍。二之
月。完聚瘡痍。三四月後。病者起。亡者歸。瓦者投。骼者掄。明年春夏

熟冬熟其歸者起者有風雨之備而江盜未息天租無寄故郡人有解宇城壁之請既城壁焉則人得以避寇既解署焉則物得以營祭鼓角器械廳堂簷廡自濠漸周于四隅其間合建置者一無所闕木端鐵橫分別出入於戲自永泰至乾符戊戌歲是城也以李僕射爲祖自乾符至于中和癸卯歲是城也滴不敢讓勞其基趾始末存韓刺史裴晉公語中鑾輿幸蜀之四年冬是年王師始克宮闕記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廳壁記

李翰

司馬蓋玄武之官號周官大司馬掌王之六軍將皆命卿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將亦命卿軍有司馬見于古矣周衰惟晉秉禮尊主屢因大蒐以正三軍馭鞍之役韓厥爲司馬雞澤之會魏絳爲司馬絳將新軍張老代之蓋今之行軍司馬出於周制矣秦罷侯鑠天下之兵列郡不復有軍軍司馬繇此廢矣漢制將軍不常置四夷背誕則命將征之趙充國以軍司馬從貳師班

超以軍司馬從竇固討虜。皆其職也。自魏至周。南比分王。建置不
同時。方戰爭。衆軍恒設。凡將軍杖節鎮。仍開府者。以將軍開府。居
刺史者。皆有其官。隨將廢置。隋開皇混一天下。省罷衆軍司馬之
官。不專武事。廢爲州吏員矣。國家修唐虞大同之化。庭周漢不賔
之俗。邊雖有防。示不久設。軍出於內。謂之將。鎮於外。謂之使。佐其
職者。謂之行軍司馬。行軍司馬之職。弼戎政。掌武事。居常習蒐狩
之禮。有役申戰陣之法。凡軍之攻戰之備。列于器械者。辨其賢良
凡軍之材食之用。頒于卒乘者。均其賜予。合其軍書契之要。比其
軍符籍之伍。賞罰得議。號令得聞。三軍以之。聲氣行之哉。雖主武
蓋文之職也。舊制朱衣銅印墨綬。開元故事。多選臺郎爲之。淮南
節度行軍司馬尚書戶部郎中兼侍御史王公。以經邦緯俗之才。
佐淮夷方面之寄。敦詩閱禮之學。當節府大賢之舉。政協乎邦要。
慮通乎事微。奉中權之旗鼓。戒羣帥之鏡鑊。師律旣和。軍容丕肅。
淮南之府有功。宣王室身佩侯印。將門良家。藩國貴種。以禮綬之。

則秦淮南之衆有吳楚銳士燕韓勁卒奇材劍客援臂虬鬚以恩
 撫之則順淮南之地隄封千里徵令百役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以
 寬征之則安淮南之衝南走閩越北通幽朔關梁不閉朝聘相望
 以歡交之則固自韋公統戎旅王公翼我行威加於大則將不驕
 惠及於細則卒不惰減役輕斂則人不困待賓省禮則境不危堂
 堂然混一體以為力雄雄然鼓衆心以為氣封疆之外隱如敵國
 封疆之內不知有軍古人云懸勢於上而下自定置器於平而物
 自安者蓋用是也茲所謂銷患於未形制危於未萌伐謀之功大
 於積甲山齊攻心之術強於虎賁百萬彼善師不陣未戰先勝卻
 軍於談笑之際折衝於樽俎之間今古一時也夫舉善人以行其
 教大則四海服小則邦國寧舜舉皋陶蠻夷率職帝王之事也秦
 任百里奚巴戎致貢諸侯之舉也國僑為政乃子皮之功晉侯勤
 王信魏絳之力任賢用善合契同德盛府有焉翰獲庇於有禮之
 俗遂安於無虞之境書績示後豈待命乎揚州本大都督府親王

長史理人有府號而無兵甲至德初羯胡難作始以長史爲節度而有行軍司馬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乃自初置列之于壁去大曆五祀夏五月丁丑記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韓愈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揔齊三軍之事統理所部之毗以鎮定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以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下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閎辯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二年而掌記者凡三人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爲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爲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曰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祕書省校書郎方爲之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閎辯通敏兼人之材者也後之人苟未知

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扶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伏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紀而陷置于壁間來者得以觀覽焉

江州司馬廳記

白居易

自武德已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摠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貞與俸在凡内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第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遥署之凡仕久資高耄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弃者實莅之莅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蓄哭貶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與守土臣不可遠觀游羣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

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溢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按唐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爲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爲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余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題記。

吉州廬陵縣令廳壁記

皇甫湜

在易之爻二與四同功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四之多懼以近君也。今州之近縣當刺史理所其難爲與支縣相百宜矣哉。廬陵戶餘二萬有地三百餘里駢山貫江扼嶺之衝材竹鐵石之贍殖苞篚鞞緝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荆楊故官人率以貪敗。今日兩趨州衙退祗承錄判將校事之紛錯率相關臨煩言易生凡事難

專故愈不理。近年百姓創罷徵賦，發斷其人，益訛與處險，易以亡。匿尤輕犯禁，夫以不專之理，理益訛之俗，承積弊之餘，雖使冉季復將不能也。今清河張君儼為之理，適得良二千石，俾顯其政而展其材，居未再稔，最於一郡。張恂恂以奉上，煦煦以字民，剽繁決劇，以通敏，彈豪糾黠，以沈斷，清白之操，較然絕類，便安之謠，流而遠聞，宜舉其卓卓，以敦沮，勸縣之故習。令將之邑，佐發斂，盛糧也。縉具車航，千里迎拜，君以讓卻之。單航赴官，則吏皆廉，縣之故習，令始至，取宮羨物，益備器用，團鄉次役，以供芻粟，君以法喻之。一切禁絕，則民知取，布其大信，推以至誠，促嚴吏家，慰懋民戶。故秋夏之稅，先期而集，宥過以容不逮，獎能以勸不修，為魁而萃頑者，取一以警百，故政刑之簡，暮月而治，以俸錢葬枯，而恩浹，以家飲救渴而澤周，萼合兄弟之析居者，而民以養，麇復老弱之流庸者，而疆以實，和氣潛通，連歲大穰，廷內閑閑，似密與蒲，余既堙厄，斤置於此，始來而引農，楊君敬之，具為余話，君美談既接，益久得實。

其間乃刻山石鑿廳壁盛之以觀永久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壁記

歐陽詹

說文曰尉畏也亦慰也主也故字從尸示寸寸者寸量禮度以敬
上示者示陳教令以諭下尸者典職司以居位敬上所謂畏諭下
所謂慰居位所謂主全茲三者以涖王爵則仕義周是以古之人
嘉用尉字爲官號陶唐有太尉周有軍尉秦亦有太尉東南尉洎
漢則復命縣掾曰尉是以名至于我唐無或易所命善也我唐極
天啓宇窮地闢土列縣出于五千分爲七等第一曰赤次赤曰畿
次畿曰望次望曰緊次緊曰上次上曰中次中曰下次赤縣僅二十
萬年爲之最畿縣僅千百渭南爲之最望縣出千百鄭縣爲之最
緊出于百夏陽爲之最上縣僅三百韓城爲之最上之最次于緊
之最非最之緊無與焉緊之最次于望之最非最之望無與焉望
之最次于畿之最非最之畿無與焉畿之最次于赤之最非最之
赤無與焉最之縣長於餘縣如麟鳳五靈之長於羣靈也數長不

數類則韓城之稱與萬年渭南鄭縣夏陽并自緊而上簿尉皆再命三命已往而授資歷至之而至也上縣而下則自解褐授韓城既上縣之最簿尉解褐之貴者唯三負伺其闕非年年之有或一負之闕天下皆知之曰某人某人授韓城尉是其人則頌非其人則誹雖一命之官其人尚也如此則主司慎擇才地精美縣亦有六曹尉二人一判功戶倉其署曰東廳一判兵法士其署曰西廳茲廳兵法士之廳也根之州則司兵司法司士盡在形之國即兵部刑部工部盡在兵主武法主刑工主士今武未大成務尚繁刑未大措獄尚生工與人興無時休州縣司或雙曹六人分其職國則部屬寮八九十人分其職一人理六十人之理雖小大有異而揆緒不殊其緒不殊其官官不易能至於易者則人無敢易之人無敢易之則國必重之國重之則踐洪鈞大柄所由乎此也貞元十五年春余友人滎陽鄭伯義授焉鄭自上累葉聲名爲天下聞鄭以明經登科又三舉進士屈於命辭學亦流輩推內行第一其

受命之年五月。余詣焉。十月又詣焉。見東廳有記。西廳無記。因請
書示本廳姓氏序于左。其或先于鄭芳馨猶存者亦得之。至于
鄭繫于繫繫于繫繫于譜土壤廣狹。物產有無。尉非得主不敢僭序。十月十五
日記。

韓城尉廳壁記可以見有唐人士熟習當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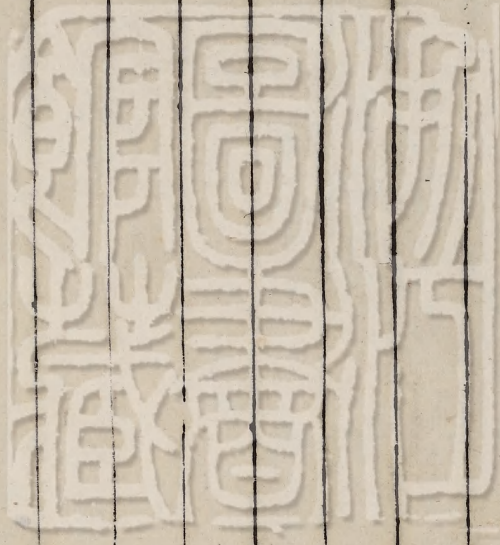
掌故如是。唐以潤人而習之尤可貴也。嘉慶乙丑七月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三

嘉慶乙丑七月十四日點校

是月既望定選七篇

甲戌三月重定選八篇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四

吳興姚

鉉

纂

記丁

書附摠一十七首

堂樓亭閣

號州三堂記

呂溫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尉遲長史草堂記

李翰

盧郎中齋居記

李華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西軒記

柳宗元

書宣州疊嶂樓

附 獨孤霖

李白酒樓記

沈光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蘭溪縣東峯新亭記

馮宿

宴喜亭記 韓愈

白蘋亭記 李直方

穎亭記 陳寬

二公亭記 歐陽詹

零陵萬石亭記 柳宗元

沔州秋興亭記 賈至

郢州孟亭記 皮日休

○號州三堂記

呂溫

應龍乘風雲作雷雨退必蟠蟄以全其力。君子役智能統機劇退必冥息以全其性。力全則神化無窮。性全則精用不竭。深山大澤其所以蟠蟄乎。高齋清池其所以晏息乎。號州三堂者君子宴息之境也。開元初天子思二南之風並選宗英共持理柄。號大而近匪親不居。時惟五王出入相授承平易理逸政多暇。考卜惟勝作為三堂三者明臣子在三之節。堂者勵宗室克構之義。豈徒造適

亦實垂謹居德樂善何其盛哉然當時漢同家人曾用王禮棟宇
制度非諸侯居後刺史馬君錫因其頽侈始革基構豐而不侈約
而不陋以琴樽詩書之幽素易綺紈鍾鼓之繁喧惟林池煙景不
讓他日觀其廣踰百畝深入重扃廻塘屈盤香島交映溟渤轉於
環堵蓬臺起於中庭浩然天成孰曰智及春之日衆木花坼岸鋪
島織沈浮照耀其水五色於是乎襲馨擷竒方舟逶迤樂魚時翻
飄菜雪飛泝沁環迴隱映差池咫尺迷路不知所歸此則武陵仙
源未足以極幽絕也夏之日石寒水清松密竹深大柳起風甘棠
垂陰於是濯纓漣漪解帶升堂畏景火雲隔林無光虛薨沈沈皓
壁如霜弱扇不搖南軒清涼此則楚襄蘭臺未足以滌炎鬱也秋
之日金飈掃林蒼鬱洞開太華爽氣出關而來於是乎弦琴端居
景物廓如月委皓素水涵空虛鳥驚寒沙露滴高梧境隨夜深疑
與世殊此則庾公西樓未足以澹神慮也冬之日同雲千里大雪
盈尺四眺無路三堂虛白於是乎置酒褰帷凭軒倚楹瑶階如真

玉樹羅生。日暮大霽。雲開月明。水泉潺潺。終夜有聲。此則子猷山陰未足以暢吟嘯也。於戲不離軒冕而踐夷曠之域。不出戶庭而獲江海之心。趣近懸解跡。同大隱。序閱四時之勝。節宣六氣之和。貴而居之。可曰厚矣。若知其身既安而思所以安人。其性既適而思所以適物。不以自樂而忽鰥寡之苦。不以自逸而忘稼穡之勤。能推是心以惠境內。則良二千石也。方今人亦勞止。上思又息。州郡之選。重如庭臣。由是南陽張公。輟揮翰之任。受剖符之寄。遊刃而理此焉。坐嘯靜政。令若水木。全戶民如魚鳥。馴致其道。闔然日彰。小子以通家之愛。獲拜牀下。且齒諸子。侍坐于三堂。見知惟人。不敢無述。捧筆避席。請書堂陰。俾後之人。知此堂非止燕遊。亦可以觀清淨為政之道。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匡廬竒秀。申天下山。山北峯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



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峯腋寺作爲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薨。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墻。圻而已。不加白碱。階用石。纂牕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卷樂天。旣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荅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修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蔦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月。時下鋪白石爲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埵塊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緣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燂。好事者見。以永日。堂東有瀑。

布水懸三尺。瀉階隄。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佩。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綫懸。自簷注砌。纍纍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旁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鑪峯雪。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覩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穩之態。今我爲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返。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余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聊覆簣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喜山水病僻如此。一旦蹇剥。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求焉。尚以冗負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余異日。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

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湊朗、滿晦、堅等凡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樂之。因爲草堂記。

尉遲長史草堂記

李翰

吾友晉陵郡丞河南尉遲緒，節閤達志，遐遠含和，而不假修。推誠而不詭行，外若可渾，其中甚清。外如可離，其中甚靜。夫求賢達之趣，當考其中。若然，夫子其達者歟。而境或超詭，心或獨得。飄飄然不知冠冕之在己，浩浩然不知天地之爲大。其冥機慎道，迹繫心曠。人或未覩，吾能知之。大曆四年夏，乃以俸錢構草堂于郡城之南，求其志也。材不斷，全其樸，牆不彫，分其素。然而規制宏敞，清冷含風，可以卻暑而生白矣。後有小山曲池，窈窕幽徑，枕倚于高墉。前有芳樹，珍卉，嬋娟脩竹，隔闕于中。屏由外而入，宛若壺中。由內而出，始若人間。其幽邃有如此者。夫子又有雄辭奧學，潤色其事。階上何有，有羣書萬卷。階下何有，有空林一瓢。非道統名儒，不登

此堂非素琴香茗不入茲室。是知草堂之貴。夫子之靜天下茫茫。人未易悉。吾與夫子昔同賓賦。三十四年于茲矣。吾則棄於世矣。歎夫子下位。每求其故。而有疑焉。今觀夫子之志。乃鄰於道。寥寥草堂。自致之資。書於壁。微吾非侯。其歲秋八月乙丑朔記。

盧郎中齋居記

李華

鴻鵠遡清風。凌顛氣。翱翔自得於冥冥之間。故虞衡矰繳不能為患。甘芻豐秣。羈繫駿驥。首冠銕錫。身被瓔環。力方盛也。騁於康達。及其殆也。困於鞭策。由是智者高鴻鵠而卑駿驥。豈妄而論哉。今凶渠假息。五兵未偃。廟堂有風力之臣。征鎮皆方邵之老。則仁人靜士。戢伏自持。各其志也。尚書左司郎中。嗣漁陽公盧振。字子厚。奉世德而聿修之。味道風而游泳之。處于九江南郭。荒榛之下。不貽害於身。不假力於人。夷堆墀。實窪窞。尋尺無遺材。草木不移植。書堂齋亭。成於指顧。高松茂篠。森於門巷。晏然燕居。勝自我得。君子出則行其志也。公以瑚璉之器。為郎官。以干將之斷。宰赤縣。君

子入則善其身也。公就鴻鵠之冥冥，捨騏驥之馳騁。況大江在下，名山當目。嘉賓時來，攜手長望。可以頤神遠壽，暢其天和。浴乎沂，風乎舞雩，吾與點也。尋陽僑舊，推仁人焉。廣德二年四月五日趙郡李華云。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凡天地之氣，煦嫗乎春，曦彤乎夏，淒乎秋，而冽乎冬。楚之南當冬，而且曦，燕之北當夏，而且冽。是皆不得氣之中正。人之百骸，上陽而下陰，陽戒於燥，故膏肓欲寒，陰戒於溺，故腎脇欲燠。人之外好，欲軒冕文綵，以爲榮，似若動且陽焉。人之內好，欲寡慮恬默，以爲泰，似若靜且陰焉。其外門欲肥馬大車，以爲熱者；其內室欲虛堂廣廈，以爲清者。果反是，必爲災。且妖且病，且亂且窮矣。天地之氣，當夏而冽，當冬而曦。其歲時惡人之百骸，上陽而不能寒，下陰而不能煦。其形神瘵，外飾文綵，不能動且陽，而必慊其心；內思恬默，不能靜且泰，而必汨其志。外門淒淒而寒者，內室彤彤而熱者，其

事窮予三年夏待罪于廬陵其環堵所棲者率用竹以結其四周
植者爲柱楣撐者爲榱桷破者爲雷削者爲障舊者爲樞篾者爲
纏絡而籠土者爲級橫而格空者爲梁方大暑火烘爆雷圻攘
若墜于鑪若燎于原舌呀而不能持支墮而不自運赫赫焔焔如
列千萬炬于室內視其門即寂寥虛間若清秋之山焉若寒浦之
波焉予乃知嚮所謂天地之氣人之百骸與其心形之內外居室
之寒燠反是果爲妖且災且病且亂且窮也今予方窮不能奮果
窮也其處于是亦宜矣天地之氣不能易者也鄒子有吹律之變
人之死生不可制者也俞扁有鍼砭之術是二者尤不可革且有
道而革之今予室之曦予門之寒予亦姑思其治之之道將藝其
廬而斬其工其能永永以爍予書其辭于壁

西軒記

柳宗元

永貞中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爲邵州道貶未州司馬至則
無以爲居寓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

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爲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衆於是鑿西墉以爲戶戶之外爲軒以臨羣木之杪無所不矚焉不徒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邪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爲真智即羣迷爲正覺捨大闇爲光明夫性豈異物邪孰能爲余鑿大昏之墉闢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爲徒遂書爲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巽上人焉

書宣州疊嶂樓

獨孤霖

郡地四出皆卑即阜以垣故於樓爲易而賦名必著其當正據扉亦雄眴競侈由是繚步逾千方自相睽則壯邦麗廡之動慊在策一繁絲機羅錯卉障錦春以融獨峯樑雲雙波屹風暑以澄曉黛噏入夕蟾娟來秋以揚雲併半空冰偏一岸冬以明此槩舉爾觀縷不盡也然而月話方狎燭醉始酣則防城健卒籌三而環警緒

此輒出之
先聲

33

至越活筵走奏榻橐呼去族譟雖黃度展和不能不撫而斲嚮之
歷舉四美悉估而倍之不足贖矣予春至逮秋偶步池北得小亭
之直上居然最勝因命植棟鬪梁出城屋之脊周方數間小亭如
初而中與諸樓相差者自爲一地其上則朗出高際平與空等嚮
所謂越譟者不復遊慮則其四美不俟說而聞不假到而見非聞
非見其然也始聞始見其嚮之未必然也且聞且見而今之所以
然也嚮既舉槩今不可默夫北望條風清暑之流皆偏擅攸戡莫
全厥美或能伸左臂或睇右目或獨全正面揔而有諸則我無許
斯又不聞不見而以其然爲然矣郡以谿山著名而谿小負則疊
嶂之命爲宜至於攔干躡道沙子門戶等咸有曲旨成於新致舉
之則縷將煩於槩故抑之而中地亦晦而不彰咸通十二年十二
月辛亥宣州刺史獨孤霖書

李白酒樓記

沈光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酒樓夫觸

強者覲緬而不發。乘險者帖繭而不進。潰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
鍼砭。搏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膽勇。而復視其強者弱之。險者夷
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於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
聰明才韻。至今爲天下唱首。業術正救。天必賦之矣。致其君如古
帝王。進其臣如古藥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轂以輦其正者。
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強非真勇。太白旣以峭訐矯時之狀。
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顛踣。故狎弄杯觴。沈溺麴蘖。
耳一淫雅。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
移於月露風雲。使之洎絜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妍茂騫擲。移
於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於幽巖邃谷。使之遼歷
物外。爽人精魄。移於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馳騁決發。如睨幽
并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嗚呼。太白觸文之強。乘文之險。潰文
之毒。搏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沈溺麴蘖。是真築其聰。翳其明。醒
則移於賦詠。宜乎醉而生。醉而死。余徐思之。使太白䟽其聰。決其

明移於行事強犯時忌其不得醉而死生也當時骨鯁忠赤遞有其人收其逸才萃於太白至于齊魯結構凌雲者有限獨斯樓也廣不逾數席瓦缺椽蠹雖樵兒牧豎過亦指之曰李白常醉于此矣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登臨之美而滕王閣為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王勃作序王緒作賦今中丞王公為從事日作修閣記並題在閣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以為當得躬詣太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僮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羅

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施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詞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治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朞月公又來燕于此公乎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易新之蓋瓦級甃之故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旣訖功公以衆飲而賞焉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辭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成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尚能爲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蘭谿縣靈隱寺東峯新亭記

馮宿

東陽實會稽西部之郡。蘭谿實東陽西鄙之邑。歲在戊寅，天官署
洪君少卿以爲之宰。君之始至，則用信待物，用勤集事，信故人，阜
勤故公，濟未暮而其政成。後三年夏六月，余過其邑。洪君導余以
邑之勝，嘗於是乎有東峯亭之遊。背城之闌，半里而近。初，屈佛刹
刹之上方而亭在焉。松門蓋空，石道如帶，足倦累息。然後造夫極
焉。向之池隍，館宇之多，旗亭闌闔之喧，途道往來之衆，簿書鞅掌
之繁，顧步之餘，忽焉如失。但山風颺颺，嶺雲峩峩，飛軒憑虛，洞壑
在下，向背殊狀，昏明易色。指遙青而點黛者，問之，則曰某山某巖
某林某墅。指遠白而曳練者，問之，則曰某洲某渚某湫某塘。高深
互呈，心目相競，飄若象外，意其幻成。余旣諧其私，爰究其本。先是
邑微，登攀遊觀之所。洪君曾是挈俸錢二萬，經斯營斯。因地於山
因材於林，因工於子來。因時於農隙，又何易也。崇山濬谷，佳境勝
槩，繇世伏匿，一朝發朗，又何能也。君在建中興元之間，爲江南西
道節度曹王所知。時方興軍，職壓寇境，供億倉卒，賦平人和。王實

賴之故御史大夫鄭滑節度盧公羣與君嘗同寮每號之曰精金百鍊良驥千里誠矣然則是邑之理茲亭之勝於君之分不爲難能夫播芳塵而鼓餘波者非文莫可遂攬筆爲記刊于石而附諸地志焉

宴喜亭記

韓愈

太原王弘中在連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慧者遊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焚榴翳卻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游風雨旣除寒暑旣成愈請名之其丘曰俟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俟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

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言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
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於
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宜其地凡
天作而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
經自藍田山入商洛涉浙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
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猿狖所家魚龍所宮
極幽遐瓌詭之觀宜其於山水旣聞而厭見今其意乃若不足傳
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
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白蘋亭記

李直方

新作白蘋亭書時且志政也梁太守柳惲賦詩於始因以名洲今
邦伯李公成室於終茲用目亭度乎事則位均考乎地則境同合
美配德古今相望亭之時義至矣吳江之南震澤之陰曰湖州幅
員千里碁布九邑卞山屈盤而爲之鎮五谿叢流以道其氣其土

沃其候清其人壽其風信實公之始至也用恭寬明恕以懷之敬
事奢罰以勸之賦令之先必度其物宜而咨于前訓故居者逸亡
者旋或蹈境而留或聆聲而遷提封之內無榛灌繩墨之下無姦
傲旣而外邑多材郡不能泐公命懸諸善價俾代常徭於是乎幽
巖之巨木斯出積歲之逋租必入公家受其利山氓蒙其惠繇是
白蘋之制經矣洲在郡城南東亂雲谿而即焉白沙如浮流波環
之前有大野縣雲繚以萬峯顧有名都壓水駢以千室邑居可望
而喧埃不及空水交映而雲天在下造物之工若有私於是焉芟
菰叢生鳧鶴朋游嘉名雖曜清境或棄公於是相顯爽之宜立卑
高之程據洲之陽揆日之正揭大亭一焉修廊雙注北距于雲浮
軒瞰流莪水亭二焉大可以施筵席小可以容宴豆凡棟宇之法
輪奐之美銛刮密石用成翬飛施宏壯而有度備彤紫而不踰內
則庭除朗絜彌望鋪雪曲沼逶迤以中貫飛梁天矯而對起紫桂
翠篁辛荳木蘭碧枚丹寶蛇走珠綴鮮飈暗起縈葉振蕤落英飄

颯灑空浮水。天目神池之上。多不名之卉。洞庭水府之下。產怪狀
 之石。嶙峋乎玉容。葳蕤乎瑤芳。衆榮偶植。羅列布濩。外則差初宜
 以白蘋。間之紅藻。川與天遠。百里如組。邦君之來。肅肅旆旌。綵舟
 徐移。魚躍鳥鳴。亭成之日。三吳之賢大夫集焉。公用鼓鍾羽籥以
 樂之。然後使臣之臨。重客之來。獲游是者。悅乎有遺區之歎。則為
 邦之成績。作亭之良規。參合二美。游揚四海。坐馳而逝。與廢置偕
 矧蘋之為用。風有季女之奠。騷有放臣之望。夫以澗谿之賤微。而
 可充王公之殷薦。是故君子重之。今扶贊勝賞也。如彼哲賢咏歌
 也。如此。則是亭憑眺之外。又有傳經之道焉。若乃乘農隙之暇時。
 購武夫之美功。塵閭不煩。財用不屈。揚昔人之休烈。垂不朽之遐
 觀。咨其利物之智。有以加人。不如是。烏能及此。已卯歲冬十月。予
 將浮淞河。上會稽。凌縉雲。觀赤城。道出公之仁宇。目覽亭之崇構。
 舉書其實。合春秋傳信之經。後之人無視十洲孟浪之說。而沒其
 誼云。

受

潁亭記

陳寬

潁水濱有地可以覽山川之秀者九山祠在焉西北餘予升之見潁水直北劈地而來峒如隙光端如匣劍視若中面使人毛磔又見太室與大隗等列領羣峯而來崒屹不得進躡躑卻倚三十六嶠若立指焉而近北左手煙雲草樹濃淡覆露各盡其態平視之令人意遠超超然若萬里之鶴也予曰可樹亭哉遂召匠氏授以程度匠氏曰諾退而有言曰假吾令不德主未聞惠人未蒙仁止其幾而遽以麻覽爲懷乎予聞之甚羞而以爲不聞也夫陽翟自潁陽達許昌皆漢郡潁川屬是乃吾土也予不肖假長于此雖獲戾于人而不避者吾將識其來乎及成會邑中彥髦以落之中宴客有舉爵而稱曰吾斯山河之秀可與峴首爭請名之潁亭遂名之若使解攜手值良辰嘉賓二三聲酒緩進旣揖旣抗對之益酣因書石以介其壁俾覽者懲之當敏樹政無敏樹亭以釣匠氏之意也唐大中庚午歲三月九日丁亥攝陽翟縣令陳寬記

泉州二公亭記

歐陽詹

勝屋曰亭。優為之名也。古者創棟宇，繞禦風雨。從時適體，未盡其要。則夏寢冬室，春臺秋戶，寒暑酷受，不能自減。及中古，乃有樓觀臺榭，異於平居，所以便春夏而陶堙鬱也。樓則重構，功用倍也。觀亦再成，勤勞厚也。臺傾版築，榭加欄檻，暢耳目，達神氣，就則就矣。量其材力，實猶有盡。近代襲古，增妙者，更作為亭。亭也者，籍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同制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殊。無重構再成之糜費，加版築欄檻之可處。事約而用博，賢人君子多建之，皆選諸勝境。今年暮春月，邦牧安定席公，別駕置同正，貞天水姜公，念茲邦川逼溟渤，山連蒼梧，炎氛時迴，濕雲多來。又日臨胃次，斗建辰位，和氣將徂，畏景方至。月令云：可以升山陵，可以居高明。蓋謂是月。況地理卑埤，而不擇爽塏，以蕩夫汗廬乎？因問風俗，相原隰，郭東里所共得，竒阜高不至崇，卑不至夷，形勢廣袤，四隅若一。會之以澄湖萬頃，揖之以危峯千嶺，點圓水之心，當奔崖之前，如鏡之

紐狀鼇之首。二公止旌輿以廻睇。假漁舟而上陟。幕煙茵草翫。憚移日心謀。意籌有建亭之筭。而未之言也。二公旣歸。邑人踵公遊於斯者如市。登中隆。觀媚麗。前來後至。異口同辭。昔漢帝不曰百姓安其田里。而無愁怨之聲者。其由良二千石乎。是謂政平教成。使俗泰而民以寧者也。虞書不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是謂翼帝。藩皇調陰序。陽使物阜而民以昌者也。席公今日之化育。吾徒是以寧。姜公昔歲之弼諧。吾徒是以昌。且以之寧。又以之昌。愷悌君子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二公者。真吾父母矣。茲阜二公攸選。尚而加愛。務休訟簡。必復斯至。上露下蕪。忍令父母憇之乎。遂偕發言。爲公就亭之功。如牆而前。陳誠于縣尹。縣尹允其請。而爲之辨。方經蹠環。當上頂。誠奢訓簡。以授子來。於是家有餘力。圃有餘木。或掬一抔土焉。或翦一枝材焉。一心百身。蜂還蟻往。榛莽可去。以自薙。瓦甃無脛。而奔萃一之日。斤斧之功畢。二之日。圻壘之傭息。再晨而成。二公莫知。層梁亘以中豁。飛榮翼而四翥。東西南

地方不殊致糊白墳以呈素腹頰壤而垂繪通以虹橋綴以綺樹
華而非侈儉而不陋煙水交浮巖巒疊迥精舍奉其旁達都城企
其遐際容影光彩漪入瀾澄指朱軒於潭底閱雲岑乎波裏熿熿
油演如飛若動又釣人飄飄於左右游禽出没乎前後一眄一睇
千趣萬態稅息之者若在蓬壺方丈之上二公重清曠於舊賞納
秉懇乎羣庶尋幽探異常於斯勞賓祖客常於斯加以平疇間闕
通途在下可以觀耕耨可以采謳謠作一亭而衆美具噫天造茲
阜其固與人爲亭歟不然何不遠郭郭而博敬詭秀之若此非常
之地意待非常之人故越千萬祀而至二公方覲也邑人想之復
言曰事無隱義物有正名地爲二公而見亭從二公而建斯亭也
可署曰二公亭雖芻蕘之云其實有謂二公不忽遂以爲號小子
藝忝于文曾觀光上國去之日歷越遊吳歸之晨踰荆泛漢會稽
之蘭亭姑蘇之華亭襄陽峴首豫章湖中皆古今稱爲佳境或棟
宇猶在或基址未没山川物象徧得而覽方之於此遠有慙德懿

哉二公智周德厚。卜地如此。感民若彼。且非飾說。入吾邑者。升吾亭者。知之。古之製器物。造宮室。咸有銘頌。以昭其義。斯亭也。豈無數古而爲之。章句者。小子薄劣。不敢議其事。粗述其旨。始爲之記。兼借二公之名。紀于左。以爲邦榮。在位賓寮。亦以序從公而列。貞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記。

零陵萬石亭記

柳宗元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莅永州。間日登城北墉。臨于荒野叢翳之隙。見怪石持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輿。欹側以入。縣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跖。環行睥目。疑若搏噬。於是剝闢朽壤。翦焚榛穢。決澮溝導。伏流散爲踈林。洄爲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音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下青壁斗絕。沈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爲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耄

老維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眉尤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耄老又言之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既羸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于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純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諫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沔州秋興亭記

賈至

在陽而舒在陰而慘性之常也履險而慄涉夷而泰情之變也觀揖讓而退覩交戰而競目之感也聞韶護而和聆鄭衛而靡耳之動也夫其舒則洽慘則悴慄則止泰則通退則無咎競則有悔和則安樂靡則憂危性情耳目優劣若此故君子慎居處謹視聽焉沔州刺史賈載吾家之良也理沔州未朞月而政和於訟堂之西

因高構宇不出庭戶在雲霄矣卻負大別之固俯視滄海之浸閱
吳蜀樓船之殷嗟荆衛敷澤之大亦有言哉性得情適耳虛目開
且處動則倦理倦莫若靜處靜則明惟明以理動窮則變變則通
通則久今沔州靈府恬而神用爽政是以和觀其前戶後牖順開
闔之義簡也上棟下宇無雕琢之飾儉也簡近於智儉近于仁仁
智居之何陋之有況乎當發生之晨則攢秀木於高砌見鶯其鳴
矣處臺榭之月則納清風於洞戶見暑之徂矣在搖落之時則俯
顯氣於軒檻况火之流矣值嚴疑之節則樓同雲於扁闔見雪之
紛矣政成頌清體安心逸而詩人之興常在常時之興秋興最高
因以命亭焉予自巴丘徵赴宣室歌鞍棠樹之側解帶竹林之下
嘉其俛仰美其動息乃命進牘抽臺志之

○ 鄂州孟亭記

皮日休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爲尤介其
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拘音扶

35

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若公翰氏當巧而不巧者也。比齊美蕭愨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踈。先生則有微雲澹河漢。踈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殘日霽沙嶼。清風勁高泉。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聲。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也。他稱是者衆不可悉類。嗚呼先生之道復何言邪。謂乎貧則天爵于身。謂乎死則不朽於文。為士之道亦以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襄陽人也。既慕其名亦觀其貌。蓋仲尼思文王則嗜昌歜。七十子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右丞筆先生于郢之亭。亭在刺四年滎陽鄭公誠刺是州。余將抵江南。驪舟而詣之。果以文見貴。則先生之貌縱視矣。先是亭之名取先生之諱。舊名浩公曰。焉有賢者之名。為趨廝走養。朝夕言於刺史前。邪命易之以先生姓。今改為日休。時在宴。因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仲孫湫字者貴之也。故書名曰貶。書字曰貴。況以賢者名于署亭。

乎君子是以知公樂善之深也。百祀之弊一朝而去。百祀元祀調開則民之弊也。去之可知矣。見善不書非聖人之志。宴豆既撤立而爲文。咸通四年四月三日記。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四

嘉慶乙丑七月望日 定選八篇

甲戌三月望日 燭下重定十篇









上海圖書館藏
五七九〇〇〇
一九九〇年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023018

一九 年 月 日





新刊
圖書
藏書

